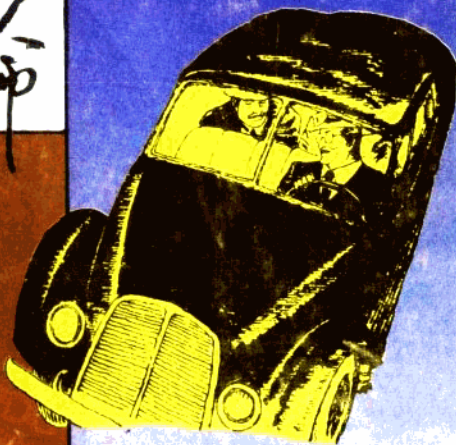




郑州革命 故事

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舌战群魔·····	孙炳坤 张合义 劳建新	(1)
怒怨工头·····	夏子伦	(9)
纱海怒潮·····	侯忠义	(15)
胡伦讲学·····	赵国钧	(27)
勇斗靳云鹗·····	夏子伦	(31)
“二七”英雄·····	赵 英	(43)
设计救战友·····	江 雁	(48)
孝义惊雷·····	王凤山	(55)
十姐妹·····	张丽侠	(66)
水淹鬼子兵·····	张绍清 田允升 李海军	(73)
四嫂·····	梅连生	(77)
智斗省督学·····	王定一	(84)
生死搏斗·····	普小兵	(89)
三闯敌营·····	黄开厚	(94)
夜袭李湾寨·····	张进仓	(104)
五女屠寇·····	王曜卿 白桂兰	(109)
火烧刘家窑·····	耿 直	(118)

皇姑寨剿匪·····	李伯晓 (124)
黄将军脱险记·····	武朝正 (132)
转移·····	耿直 (139)
皮司令威震少林寺·····	孙小来 (148)
汉奸的下场·····	谢明仁 (153)
鱼水情·····	李鹤林 (160)
奇袭广武城·····	宋长生 李伯晓 (172)
捉“舌头”·····	耿直 (176)
火烧敌巢·····	何令霞 (181)
五十元钱辨真假·····	李鹤林 (187)
智救亲人·····	王长征 翟书礼 (192)
荟萃山激战·····	张进仓 (202)
虎口脱险·····	刘定坤 (213)
兵临陈庄寨·····	张进仓 (220)
浮戏山下伏击战·····	许虎林 张景锋 (228)
三进回郭镇·····	王准 (234)
忍痛处决·····	刘定坤 (243)
“游击梦”的破灭·····	黄开厚 (250)
智取密电码·····	孙小来 (264)
掩护·····	孙炳坤 劳建新 (274)
除暴安良·····	王书清 (283)

二送城防图·····	孙小来 (288)
智擒刘兴武·····	李伯晓 (301)
电信风云·····	范桂红 (306)
抢在大逮捕之前·····	张丽侠 (313)
走马岗上歼敌记·····	孙顶立 (325)
锄奸记·····	郑中智 (331)
保物资迎解放·····	冯遂庆 (340)
邓政委在前线·····	江 雁 (346)
后记·····	(354)

舌 战 群 魔

孙炳坤 张合义 劳建新

郑州西郊贾鲁河畔，群众一直传颂着这样一个故事——戴培元“舌战群魔”。

1925年，戴培元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来到郑州水磨村开展农民运动工作。他每天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开办夜校，教农民学文化，教唱革命歌曲，传播革命真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世代饱受封建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就象干柴遇到火，呼啦一下燃烧起来。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很快组织起来，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抗捐减税，反霸除匪活动，并喊出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一场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在水磨周围7区68村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们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勾结官府，操纵匪化了的红枪会，向农民协会发起了疯狂的反扑。

这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凌晨，天漆黑一团，人们还沉浸在睡梦里。土豪劣绅们纠集红枪会匪徒八十多人，偷偷包围了贾峪农民协会委员长张虎臣的家，然后鸣炮为号，冲进宅院，将张虎臣全家老小11口人全部杀死，临走又将张家宅院付之一炬。

杀害张虎臣不久，他们又把罪恶的手伸向了他们最为仇恨的农运带头人戴培元。这次，他们的用心更为歹毒：先派人给戴培元送来一份“请帖”，邀请他到水磨张家祠堂赴会，企图在会场上当众杀害戴培元，扑灭刚刚燃烧起来的农民运动烈火。

戴培元接到“请帖”后，沉思片刻，便提笔签道：“如期赴会”！在场的几位农会领导见状，忙劝阻他道：“刚出了张虎臣事件，他们又来请你，这明摆着是一个‘鸿门宴’，你去不是自投罗网吗？”戴培元胸有成竹地对大家说：“我也料到这是一个圈套。可大家想，如果我们怕他们，农民兄弟不是就更怕他们吗？那样，农民兄弟还敢参加农会吗？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正可利用这

次机会，揭露他们的罪行，戳穿他们的阴谋，打击他们的气焰，教育和争取更多的群众，把农民运动推向高潮！”农会的领导认为他讲得有道理，但又都为他担忧。

戴培元要挺身赴会，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同志亲自布置，命农民自卫军暗中配合，保护戴培元的人身安全。会前的一天，荣密交界的农民自卫军八十多人汇集水磨，把住了村周围各个要道。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与会那天，戴培元准时来到张家祠堂。他一踏入祠堂大门，就感到一股杀气扑面而来。祠堂正中央并排摆着三张八仙桌，桌上燃着整束的香，烟雾缭绕，弄得整座祠堂乌烟瘴气。几个劣绅和红枪会头领，个个面带凶相坐在桌旁，在烟雾笼罩下，活象阎王殿里的凶神恶煞。三百余名红枪会会员手持红缨枪、大刀等，一个个挺胸凸肚，排列两厢，充满敌意的目光盯着戴培元。戴培元进门之后，坦然地对大家拱了拱手，便昂然步入祠堂，在靠左边的一把木椅上落座。

对峙片刻，一个劣绅首先发问：“戴先



生，鄙人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来这里后，四处串连，挑起事端，煽动民众造反，搅得四乡不安，难道这就是你们共产党所谓的革命吗？”

戴培元针锋相对地答道：“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闹革命，就是要唤起民众，打倒军阀劣绅，推翻封建压迫，革掉压在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除去土豪劣绅对农民的盘剥，让人民当家做主人，过上有吃有穿的好日子，难道这不对吗？”

一个红枪会头子“腾”地跳起来，将背上的大刀“嗖”地拔出，“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叫道：“放屁！你们这样闹腾，老子能过上好日子吗？再闹腾，问问老子这把大刀答应不答应，问问红枪会兄弟答应不答应？”

红枪会里有几个人挥舞着长枪、大刀应合道：“不答应！不答应！”

戴培元慢慢站起身来，向外走了几步，对红枪会会员拱拱手道：“红枪会兄弟们！我知道，你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穷苦出身，在家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你们回过头来细细想，多少年来，他们过的是什麼日子？他们吃

过几顿饱饭，穿过几件新衣？是他们命里该受苦受穷吗？不！根本原因是他们自己的命运攥在别人的手里。一年到头，他们当牛做马，流血流汗，打下的粮食还不够交租抵债、缴捐纳税的。弟兄们！难道你们愿意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亲人受这份儿苦、遭这份儿罪吗？”

他的话深深触动了那些出身穷苦会员的心，原来对他敌视的人，这会儿目光变得温和了；原来盲目随从的默默地垂下了头，细细品嚼他这番话的道理。

此时，得知消息的乡亲们从四处赶来，把个张家祠堂围得水泄不通。大家用爱戴、信任和忧虑的眼光望着戴培元。于是，戴培元胆气更壮，加大嗓门说道：“乡亲们！农友们！红枪会的弟兄们！我们要想不受人欺压，挣脱苦日子，道路只有一条，就是跟共产党走，大家组织起来，参加农会，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不知是谁忍不住最先拍响了巴掌，大家立刻情不自禁地跟着鼓起掌来，掌声象沉雷，震得张家祠堂嗡嗡作响。

那几个劣绅、匪首做梦也没想到会出现这

种局面，恼羞成怒地咆哮道：“姓戴的！今天请你来，就是告诉你，立刻解散农会！你若答应，什么都好商量；你若不答应，张虎臣就是你的下场！”

戴培元淡然一笑，斩钉截铁地答道：“你们欠的血债，将来终究要偿还！我的回答是：不答应！”

一个劣绅气急败坏地喊道：“快动手！砍了他！砍了他！”

有两个匪徒正要提刀扑过去，只听得围观群众雷鸣般地齐声怒喝：“谁敢动戴先生一根毫毛，就砸烂他的狗头！”吓得两个匪徒失魂般地呆在原地。

红枪会里也有人跟着喊：“戴先生是好人，让戴先生讲下去！”

戴培元勇气倍增，回身拉过一把椅子，一跃而上，放开喉咙，慷慨激昂地继续讲起来。他从鸦片战争讲到军阀混战；从官僚政府腐败讲到土豪劣绅肆意盘剥；从中国人民的现实命运讲到革命的未来前途；从农民祖祖辈辈受压迫讲到参加农会闹翻身求解放……他的讲话不

断激起群众暴风雨般的掌声。最后，他大手用力一挥，说道：“乡亲们！农友们！红枪会的弟兄们！现在，愿意加入农会的，就请跟我走！”

说罢，他跳下椅子大步向门外走去。群众欢呼着、跳跃着、争先恐后地跟着他，就连一些红枪会会员在犹豫片刻之后也跟了上来。很快，在他身后形成了一条翻腾、滚动的长龙。这群世代受尽凌辱的人们，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激情，他们扯开粗壮的嗓门，唱起了《农民协会之歌》，尽情地渲泄长期淤积在胸中的愤懑，表达着心中美好的愿望：

打倒列强，铲除军阀。

打倒劣绅，铲除讼棍。

改良生活，升高地位。

团结起来，实行自救。

农民协会万岁！齐欢唱！

.....

歌声雄浑、豪迈，载着中原人民的美好向往，随着奔腾不息的贾鲁河水，飞向很远，很远。

怒 惩 工 头

夏子伦

二十年代初，郑州铁路工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当时资本家老板为了对付工人，也搞了个“交通传习所”，并让平日里作恶多端的工头张九成父子当了头头。

这父子俩自当上了交通传习所的头头后，专门和工人俱乐部作对。俱乐部搞得一红火，交通传习所就以发东西等小恩小惠拉拢工人。常常是这边一有活动，那边就采取相应办法来对抗。工人们谁要是不听他们的，他们就找岔刁难。要说起俩人的人品，更是一个比一个坏。儿子张世荣，靠出卖工人的利益，当上了军阀吴佩孚驻郑十四师的副官，还在郑州警察局弄了个督察员身份，整天挎着小手枪滴溜乱转，看谁不顺眼就是一顿打骂。老子张九成更坏，仗着儿子那点狗势，动不动就打人，而且打起人来就象疯狗一样，说只有这样才过

“癔”。机务处修车的老李头那条瘸腿就是去年夏天他给打的。此外，他还有“色癖”，看见工人们谁家的媳妇、姑娘漂亮，从不放过任何动手动脚的机会。工人们早就恨透了张九成父子，这会儿工人俱乐部的负责人商量：先给张九成点颜色看看，一来有利于工人俱乐部的发展，二来也出出大伙心里憋着的一口气。

任务交给了大龙、玉柱、石锁和二毛四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大龙是俱乐部总干事高斌的徒弟，早就看不惯张家父子的所作所为。他们几个人一合计，这次非痛痛快快出出这口气不可。

腊月的一天中午，天上飘着小雪花，地上的积雪足有两寸厚，大同路西头的“聚福饭庄”比往日冷落了许多，也许是天气不好，也许是快过年了，连门口拉车的也比平日少。往常在这里进进出出的，都是有钱有势的阔老阔少们，张九成父子更是常客，常常是酒足饭饱之后，小拇指剔着牙，一摇三晃地出门叫车。今天怎么回事，两点都过去了，还不见老家伙的踪影？二毛明明见他进了饭馆后，才告诉大龙他

们采取行动的，难道……不会！这老家伙一准是喝多了。

这时，饭馆的棉门帘掀了两掀，从里面晃出了一个醉熏熏的老家伙：肥头大耳歪戴着狗皮帽，一脸横肉被酒灌得红里透青，羊皮坎肩敞着怀，正是老狗张九成。他刚一出门，一辆黄包车马上迎去，他二话没说，抬腿上了车。

“先生，去哪儿？”拉车的小伙问。

“咕噜——呸！”他话没说出来，一股臭汤翻上来堵住嗓子眼。吐出后才说：“河、河北沿。”

说完，他合上眼皮养起神来。河北沿是当时妓女聚集的地方，他又要去找他那个老相好了。

黄包车迎着风雪跑了不大一会儿便慢下来，最后猛地一蹶，在大同路东头的一个小胡同里停了。张九成睁眼一看，这哪儿是河北沿，分明是车夫捣蛋！顿时火冒三丈，猛然发现迎面雪地里站着几个人，仔细一看：是大龙、玉柱、石锁几个人怒目叉腰站在那里，那拉车的也是二毛假扮的。这时他酒也醒了，心

想：坏了，这几个小子平时就是“刺儿头”，这会儿在这里准没好事儿，好汉不吃眼前亏，先稳住他们再说。于是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几位老弟有何贵干，是不是没钱儿花了？好说，大冷天我请弟兄们喝一盅。”说着便下车从兜里摸出两块银元递过来。

大龙一扬手“啪”的一声打飞了银元，“哎哟”一声张九成疼得缩回了手。这家伙平时对工人狠着呢，他也有害怕的时候！

“大龙老弟若嫌钱少，我再回去拿些。”他说完就转身想溜。

“回来！”大龙大喝一声，伸手抓住了他的衣领，玉柱、石锁一拥而上把他拧翻在地，那狗皮帽在雪地里滚了几个圈，里朝上撂在一旁。

“别，别”张九成话还没说完，大龙往他身上一骑，“啪，啪”几个大嘴巴打在他的胖脸上，张九成直觉得脸上发烧，两眼冒金星。玉柱、石锁话也不说，一边一个，抬脚就朝他猛踢一阵。不一会儿，张九成就象赖皮狗一样，别说反抗，连躲都躲不及，恨不得地上有条缝

能马上钻进去。

大龙伸手把他拎起来，抬脚朝他屁股上猛踹一脚：“这也叫‘过瘾’！”一个实实在在的狗吃屎，张九成爬在地上拉风箱似的喘着粗气，羊皮坎肩和一只棉鞋也甩出老远。

“别，别，别打了，我不敢了。”

“不敢？你还会说不敢？”玉柱边踢边说。

“大龙爷爷，我，我真不敢了。”张九成仍在求饶。

“什么不敢？嗯？”大龙问。

“不敢再打，打人了。”

“还有欺负女人呢？”石锁问。

“也，也不敢了。”他还在喘气。

大龙对玉柱、石锁使了个眼色，两人住了脚。

“告诉你那龟儿子，叫他老实点，要是再和俱乐部作对，他也是这下场！”大龙厉声说。

张九成磕头捣蒜似地“是是是”答应着。

这时，察看动静的二毛跑来在大龙耳朵边说了句什么，大龙对他说：“这次老子饶你一